



話 劇

中學儉工勤在

王永泰 胡天相 編

長安書店出版



在勤工儉學中

(話 劇)

王永孝、胡天相編

長安書店出版

西安東大街318號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002號

陝西省新華書店發行

西安東四路105號印廠印刷

開本：787×1092 1/64 印張： $\frac{4}{16}$ 字數：56,000

1959年3月第一版 1959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1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95.495

定價：(乙)0.04元

內 容 提 要

在勤工儉學运动中，某中学学生張萍因沾染资产阶级的安逸恶劳思想，正当同学们下厂劳动时，他却托病回家，和妹搶电影票。恰巧同学们前来探病，因而揭发了他的可耻行为，結果在他父亲和同学们的教育帮助下，認識了錯誤，表示和同志們一起參加到劳动熔炉里去鍛煉。

人 物

張 萍：某中学高中二年級学生，年約十八岁。

張小英：同校初中二年級学生，約十三岁張萍的妹妹。

萍 父：某工厂工程师，年約四十余岁。

萍 母：年約四十余岁。

刘 华：張萍的同班的同学。

王 健

在勤工儉學中

時 間：58年秋天，星期六的傍晚。

地 點：某城市。

布 景：這是一個客廳，左邊有一扇門，通室外，正中有一個大門，廳內擺設有沙發，茶几、書架，衣架、盆花，頗為講究。

（幕启、萍母照例收拾着廳內，少頃，在茶几上拿起了圖報，坐在沙發上翻閱）。

張小英：（背着書包，跳跳蹦蹦地口里哼着歌曲由中門上）媽！

萍 母：放學啦，今天為什麼回家遲呢？

張小英：（高兴地）媽！今天我們去勞動啦。

萍 母：（不解地）勞動？今天又勞動啦？

張小英：是啊，媽，你听我說，今天我們班全體同學去到食品公司包紙糖，我們學的可快呢！（滔滔不絕地）起初我們

包的不好，而且很慢，后来工人叔叔很耐心的給我們教了以后，我們不但包的很好，而且速度呀，也很快！一个人能……

萍 母：那你哥哥也参加了？

張小英：今天下午是全校搞勤工儉學活動的時間，当然他要参加啦，可是他們高中和我們初中劳动的不一样，我不知道他們今天到那去了。

萍 母：如果他也劳动，我才替他操心呢！

張小英：媽！你看你！又包庇哥哥啦！在家你老不讓哥哥做活，就連他的髒衣服，你也不讓他自己洗，而且……

萍 母：（袒护地）不，我不是不想讓他参加劳动，可你要知道你哥哥他……他不会做这种活！

張小英：（天真而正經地）媽，我們老师說了，正因为我們学生沒有参加过体力劳动，所以我們現在才一边学习，一边还要劳动鍛煉，这样我們將來呀，

才算是真正有文化知識的人！

萍 母：（不耐煩地）好了！好了！你又給媽上起政治課來了！快吃飯去吧！

張小英：（委屈帶嫩嬌地）媽，你……

（這時萍父下班了，夾着文件包，由中門上）

張小英：（看見爸爸，高興地）爸爸！（接父親皮包放在几桌上）

萍 母：下班啦？

萍 父：是啊！你們吃過飯啦？

萍 母：吃過啦，小英才放學？

萍 父：（風趣地）小英，飯還沒吃，就跟你媽聊天呀？

萍 母：（玩笑地）小英正在給我上政治課呢！

張小英：（受到委屈嫩嬌地）媽你……

萍 父：好了！好了！小英是怎么回事？你給爸爸說。

張小英：爸爸，我媽她……

萍 母：（辯護地）小英，我不是給你說了，

他不会洗呀？

張小英：爸爸，我媽她就愛包庇我哥哥，你看我哥哥他現在懶的……

萍 母：我并不是不讓他在家做活，我是說應該慢慢的鍛煉才对！

張小英：在勤工儉學的勞動中，他不積極，人家班上同學是會批評……

萍 父：他？這麼重要的事情他不積極參加？

萍 母：要知道孩子沒干過這些事情！

萍 父：你呀！就愛包庇他！

萍 母：我、我包庇他？

萍 父：是呀！平時我在家的時候，就沒看見他洗衣服，也沒掃過地，就是打水也是迫不得已才打一桶！

萍 母：這些事他不会做呀，況且孩子的功課也很忙，我不願意打擾，再說……

萍 父：問題就在這裡，對孩子的愛應該建立在正確的管教，還要結合國家的需要，不要只是一味無原則的溺愛，這樣就會害了他的一生，就像今天在我

們厂参加义务劳动的学生吧，我真还没见过他們的这股干劲，他們都是那样的虚心，没有一点洋学生的架子，你看看人家这些孩子……咳！

母：好了，好了！小英吃飯去吧！（見萍由中門懶洋洋地進）哟，你哥哥也回來啦。

（萍父打開自己的皮包，拿出一迭圖紙伏在桌上開始忙碌地干他的工作萍放書包，妹妹迎上）

張小英：哥哥，你們今天去那勞動啦？

張萍：（無意地）我們？我們去……去，去工地勞動啦！

張小英：（追問）那你們做什么活呀？

張萍：（不耐煩地）大工唄！

萍父：（邊寫邊問）你們都做些啥工作？

張萍：（吞吞吐吐地）做呀，做……做小工嘛，抬磚，還有，還有抬砂子，還做，還做……

萍父：怎麼樣？這樣的工作你們感到吃力嗎？

張 萍：（假裝地）不，不不！爸爸，我們感到很愉快呢！（裝腔做勢，漫條斯理地）因為現在我們對勞動都有了明確的認識，我們都知道勞動的偉大意義，它不但創造了人類，而且創造了世界，尤其在今天的社會里我們都要做一個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，不單有書本知識，而且有勞動經驗，所以在勞動中，我們大家都很賣力，沒有一個人偷懶，个个……

萍 母：萍兒，可要好好上學，不然將來可沒出息呀！

張 萍：是呀！媽媽，我這不是很努力嗎！

萍 母：今天你姥姥來，還問你和小英的成績呢！

張小英：（興奮地）媽！姥姥今天來啦？

萍 母：是啊！她还讓你們明天到她那玩去哩！

張小英：（愉快地）好啊，明天到姥姥家去，哥哥，你去嗎？

張 萍：我？我……我不想，噢，明天我們有事情。

萍 父：對了，我這兒還有一張歌劇票。（邊說邊掏出）（這時萍立即走到父親身旁，小英也上前）

萍 母：又是工會發的嗎？

萍 父：是啊，今天工會在人民劇院包了一場“三個共產黨員”，我真想去看，但這几張圖明天就要上交。唉！只好不看了，小英，給你們，誰有時間誰去吧！（父只顧自己的圖紙，所以並沒有注意到萍一手把票搶去了）

張小英：（不滿地）唉喲！哥哥，你為什麼不講理呀？上次爸爸給的電影票是你去看啦，这回你为啥還要搶？應該輪到我啦！

張 萍：（狡猾地）什麼？算了吧！小英，還是託哥哥去吧，歌劇是很難懂的，這種藝術你們小学生欣賞不了！

張小英：（抗議地）為什麼欣賞不了？我們也

不是听不懂唱歌的，难道只有你有权利看歌剧？上回是你看，这回应该轮到我了！

張 萍：（狡辯地）什么轮到不輪到的！做哥哥的应该有这份权利。

張小英：不害臊！亏你还說得出这句话！

萍 母：（和解地）好啦！别吵了！萍，你这次就让给你妹妹看吧！以后……

萍 父：萍，你为什么这样不讲理呀，做哥哥的……

（外面有人声：“張萍在家嗎”？）

張小英：誰呀？（边說向外走）

（这时張萍有些不安，少頃小英帶刘华、王健上）

張小英：請进，哥哥你同学找你。

張 萍：（看到进来的是华、健二人，大吃了一惊，立即靠在沙发上裝得有病的样子，但仍可看出他的内心是恐惧的，表情是惶惶不安的）

刘 华：張萍，你好……

萍 父：（同时）啊！你們好？

刘 华：噢，張同志！

王 健：（意外地）怎么，您是……

萍 父：我是張萍的爸爸，請坐，請坐。

（英倒水招待，萍更覺不安，隨手拿起在沙發上擱着的大衣，自己蓋上）

萍 父：怎么？你們和張萍認識嗎？

刘 华：我們是……

張小英：請喝水。

刘 华：謝謝！

萍 父：（熱情地）來，我介紹一下，（向母）這兩位學生正是我剛才給你說的今天在我們廠勞動的同學，也是萍的朋友。（向華、健）這是張萍他母親，請坐，請坐。（向母）他們真行啊，我剛才給你說的就是他……

萍 母：那真太巧了！小英，你去買二斤萍

果。

萍 父：小英，我这有錢。（給錢）

張小英：我去。（跑下）

王 健：你們太客气了！

萍 父：客气什么？（风趣地）跟你們那股干劲热情还差的远哪！（全屋哄笑，只有萍更加感到害怕，但他仍假裝鎮靜，裝模做样地）你們这些孩子真了不起啊！

刘 华：（謙虛地）我們和工人同志們还差的远，他們为了超額完成任务，晚上不休息，有时連飯也忘記了吃，这些与我們比起来，那我們就算不了什么！

萍 父：哪里！哪里！他們對你們可贊揚了，他們說从来也沒有見過这样好的学生！

刘 华：不，我們还要向工人同志很好的学习！

萍 父：（正經地）也难怪，今天社会真是太好了，青年学生完全不象以前那样

了，國家現在發起的這個勤工儉學的方針，真是個偉大的創舉，這完全是正確的，所謂真正的知識，那就應該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，不然你只有書本知識，沒有實際經驗，那你就只是一個空洞的理論家，將來也不會對國家有很大的貢獻，就拿我來說吧，一個工程師……

劉 華 健：（詭異）怎麼？您是工程師？

萍 父：是個工程師。

王 健：（向劉）工程師怎麼還到車間勞動呢？

萍 父：一個知識分子的改造，正是要這樣，和工农群眾打成一片，實際參加體力勞動，學習他們的那種忘我的勞動精神，只有這樣，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新型的又紅又專的人民所需要的好幹部！

（小英拿着蘋果上，給華、健）

萍 父：吃吧，孩子，用不着客气！

刘 华：謝謝！
王 健：

王 华：我們今天來是受班主任委託，代表全班同學看望張萍同學的。

萍 母：（莫明其妙）看望張萍？看他干什么？

刘 华：張萍同學不是有病了嗎？

萍 母：（難解地）有病？

刘 华：是有病呀！

萍 母：（走至萍前）萍，你怎么啦？

萍 父：（莫明其妙）這是怎么回事？

刘 华：今天我們班去工廠勞動時，張萍說頭痛，不是要回家休息嗎？

（這時，更加惶恐不安，不知所措，雖仍然想盡量再包下去，但事實的証明，已更加促使真相大白，所以這時，害怕、不安，怨恨占據了他）

萍 母：（自言自語地）頭痛？

萍 父：（嚴肅地）萍，你到底怎么啦？

張 萍：（吞吞吐吐地）我……我，我有病呀！

萍 父：有病？有病为什么还要看歌剧呢？

張 萍：这……这个……

萍 父：（恍然大悟、严厉地）我看你是有思想病！

刘 健：这是怎么回事？

萍 母：萍儿，你是怎么搞的？

張 萍：（尴尬地无话回答）

張小英：（突然想起）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爸爸，哥哥昨天给我说好不容易才买到今天下午二点钟“奥赛罗”的电影票呢！

萍 母：啊！萍儿，难道你……

張 萍：（内心极度痛苦，反省地）我……我错了！（抱头痛哭）

萍 父：（严正地）只有正视自己的错误，改变对劳动不正确的看法，才是你的出路；在今天的社会里，每个人都要勤